

广货伴我行

# 广府年俗实验课

□邓琦琪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2023级本科

【大学文苑】

## 潮声里的骑楼风骨

□刘权熠 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2022级

“老师，它好像没睡醒！”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带着好奇的语调，瞬间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

彼时，我正作为实习教师之一，站在广州十六中教育集团2026年寒假“至真”素养+提升课程的讲台上。这是一堂“广府年俗实验课”，我向同学们展示了一张特别的照片——那是网友拍下的越秀公园灯会中的“醒狮”彩灯，它的眼皮耷拉着，有些无精打采，与宣传图中精神抖擞的形象形成了对比，被网友们笑称为“睡狮”。

我介绍道，这“醒狮”彩灯的眼皮是可活动的，前阵子“闭眼营业”只是在调试。同学们听闻，连忙追问：“老师，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决定邀请三位同学接力朗读公园官微发布的《越秀公园醒狮灯组上岗宣言》。三位同学依次以“越秀公园醒狮本狮”的口吻发布宣言，称自己是“熬夜练狮步、甩狮头”才导致“上班偷偷打盹”，并郑重承诺“开机重启”，瞪大双眼精神上岗”。还未读完，已有低低的笑声，此起彼伏的调侃声和兴奋的讨论声在教室里荡漾开，那一双双原是略带拘谨的眼睛都变成了盛满笑意的“小月牙”，亮晶晶的。

上这节课前，我曾无数次思考，该如何运用教学手段带领同学们体验广府民俗，感受其魅力。直到我真正站到了讲台上才惊觉，于这群生活在羊城的同学们而言，广府民俗从来不需要刻意去体验，它本就流淌在同学们的春节记忆里，藏在家门口贴着的挥春上，闪烁在热闹花市的每个角落。体验广府民俗最好的方式，本不应耳提面命地告诉学生“广府民俗是什么”，而应该和同学们一起去看见、去发现，甚至是去创造。

次日，我又带着这一想法，走进了广州中学（五山校区）。当课堂内容也由越秀公园的“醒狮”彩灯转到逛花街的广府年俗时，教室里的互动氛围愈发浓厚。当我展示着今年春节期间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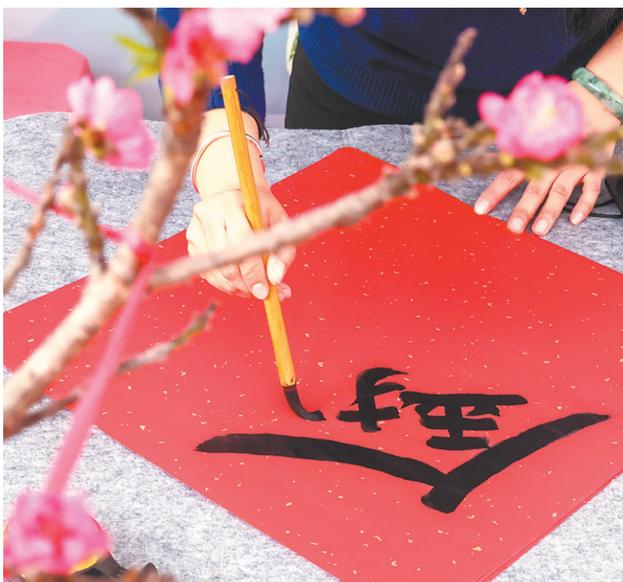
11区花市的幻灯片，较为外向的一位男同学已兴奋开口：“老师，我去过越秀西湖花市！”另一位女生好奇地问：“荔湾水上花市是怎么样的？要自己划船去买花吗？”我还没来得及回应，同学们已经热烈讨论起来：“我知道！水上花市在荔湾湖公园那边，有装着花的船在岸上停靠，和普通花市不大一样。”同学们其实都有着自己的观察和体验，他们大都去过一两个花市，挑选过造型精致的蝴蝶兰，捧回过一盆金桔或者买过挥春。

我尽量倾听着他们的对话，不去打断，只是适时补充上一两句。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彼此分享着，直到进入动手体验环节，我们要从剪窗花开始，教室里才渐渐安静下来。我想起指导老师给的温馨建议——当学生做手工时，可以用多媒体设备放点应景的音乐，营造氛围。于是，一曲《迎春花》的熟悉旋律响起，立刻有学生说了句：“过年逛超市的时候，我听过这首歌呢。”

很快，他们将剪下的窗花细细展开，小心地粘到窗花展示板上，图案各不相同的窗花便成了可看见、可触摸的“指尖上的广府年俗”。

第二个环节是写挥春。当墨香在教室里散开，专注的氛围弥漫。我发现坐在较后面的一位男生不停在本子上写写画画，样子颇为苦恼，却举手求助，便走上去询问。原来，他想写繁体字的“乐”字，却有点拿不准。我给出了一个肯定答案，他笑起来，礼貌地致谢。旁边一位女生又调皮地让我猜猜她写的是什么，我看到她手中的纸上写着“掂过碌蔗”——是一句充满广府特色的俚语。

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一位略显腼腆的男生。他犹豫了许久，始终没有动笔，问我：“老师，我可以写‘爱你老己’吗？”旁边的同学都愣了一下，随即会心一笑。“爱你老己”作为2025年年末的网络热梗，



描春

羊城晚报记者 刘畅 摄

是青年一代中流行的、提倡爱自己的暖心表达。“当然可以！”我笑着点头，“这很有新意。”得到肯定后，他迅速提笔。同学们的目光里满是了然。

时光悄然而逝，红纸上的墨迹在午后阳光下慢慢风干，我们的广府民俗课堂也即将结束。当墨迹干透时，似乎多了些东西留在了我们心中，暖暖的。

「广货伴我行」征稿

“花地·校园”版现面向广大大学生征集“广货伴我行”主题稿件。  
“广货”品类丰富，涵盖服饰、家电、食品、农副产品等不同方面的广东出产的商品，欢迎同学们分享与“广货”交集的动人故事。体裁不限，字数在3000字以内。  
投稿邮箱：hdjs@ycwb.com  
邮件标题请注明“广货伴我行”字样，内文还请标注作者所在院校、班级等详细个人信息。

# “永不完工的建筑”正式封顶

建筑方宣称“将在2034年全面竣工”

□克利斯汀



建筑大师高迪的重要遗作圣家堂被称为“全球最高的教堂”(资料图片)

圣家大教堂(又译作神圣家族大教堂，以下简称圣家堂)，是位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的一座大型教堂，由西班牙建筑师安东尼·高迪设计，始建于1882年，但直到高迪1926年去世，该建筑仅完工不到四分之一，其后的建造时断时续，它因此被世人称为“永不完工的建筑”。

今年2月20日，圣家堂终于宣布封顶，整个建筑高度达到172.5米，成为“全球最高”的教堂。建筑方宣称，预计全部完成最少还要八年，即到2034年才能全面竣工。

### 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圣家堂最早据说是一位书商发起的工程设想，他访问梵蒂冈时，感慨于圣彼得大教堂的宏伟，便一心想在巴塞罗那也建造一座教堂且“不能输给梵蒂冈”。第一任建筑师提出的方案是标准的新哥特式建筑，但不到一年时间就因资金问题罢工。31岁的安东尼·高迪接手了工程。他彻底推翻了前面的设想，重新设计了18座尖塔和三个立面，想要建造出与众不同的结构。他

甚至发明了一种悬链拱结构，让教堂内部像一棵大树底下的样子，彩色玻璃透进来的光就像是穿过树叶的阳光。他曾说，自己的老师就是大自然。

高迪去世后，圣家堂的工程进度依旧缓慢，到1984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唯一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

### 全面竣工仍是“未知数”

一位在圣家堂工作了40年的日本雕塑家曾说：“如果想要了解高迪，不要只看向高迪，要看向他眺望的方向。”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圣家堂的建造如此缓慢。因为每一代人都不是在简单地复制高迪原本设计的图纸，而是在试图理解他“眺望的方向”，然后朝着那个方向继续建造。据说圣家堂的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个人捐赠和门票收入。但之前由于疫情影响，圣家堂被迫停工近一年，游客数量锐减。同时，建筑材料价格又暴涨20%到30%，因此原计划在2026年(高迪逝世100周年)竣工的计划最终泡汤，只能实现封顶。眼下建筑方正在计划2026年6月10日高迪



圣家堂据说要2034年才能全面竣工(资料图片)

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一场隆重的落成与祝圣仪式。

圣家堂首席建筑师表示，目前整体工程完成度接近80%，剩下的20%仍需时日。按照高迪原本的设计建造，可能还得拆除圣家堂前方整整两个街区的住宅楼。这遭到了周边居民的强烈反对，据说主要是因为眼下的巴塞罗那正面临着严重的住房危机——根据市政府发布的数据，过去十年间，市中心房租上涨了40%，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无力负担而搬离。

所以，“预计2034年全面竣工”的说法也未必可靠。

前沿发现

## “朱雀三号”将再展开回收实验

近日，中国商业航天企业代表蓝箭航天宣布，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朱雀三号”计划今年第二季度再次开展回收试验。研制团队目前正在对火箭着陆流程进行优化，并计划根据再次回收试验情况，争取于今年第四季度尝试首次回收复用飞行。

“朱雀三号”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火箭一级装有反作用控制系统、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发射后实施垂直返回回收与再利用。

2025年12月3日，“朱雀三号”首飞成为我国首次对入轨级运载火箭实施一级回收技术验证。返回飞行过程中，火箭在再入点火段及气动滑翔段均实现了对着陆场坪回收点的高精度制导控制。遗憾的是，当时在距离地面数公里时出现异常燃烧，未能实现软着陆。

## 80岁老人大脑仍会新生大量神经元以保持超群记忆

2月25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合作，在学术期刊Nature上发表研究论文，不仅确认了成年人大脑海马体中确实一直在产生新的神经元，更首次系统描绘了其背后复杂的分子调控图谱。该研究更发现，拥有非凡记忆力的“超级老人”——80岁以后仍能在记忆测试中表现得与50-59岁人群相当甚至更优的老人，其大脑海马体中会展现出独特的、可能赋予认知韧性的神经保护性分子特征。这种特征能够区分衰老过程中认知的韧性和衰退性，这揭示了大脑神经元的生长与成熟是一个受到精密、动态编程的生物学过程，而维持大脑神经“兴奋性突触的完整性”，是健康老龄化的一个标志，也可能成为预防认知恶化的潜在干预靶点。(江海 整理)

## 植物园史学界数百年争议有结论：1543年创建的比萨植物园确认是“最早”

□廖景平

“世界上最早的学术植物园是哪一家”，植物园史学界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持续了数百年，时至今日，仍有人将帕多瓦植物园奉为鼻祖。

实际上，曾连续担任比萨植物园和佛罗伦萨植物园主任35年的阿尔贝托·基阿鲁吉，在1953年就依据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的原始信件、土地契约、学者手稿等三重证据链考证认为：创建于1543年夏季的比萨植物园是世界上首个学术植物园(编者注：该国坐落在意大利比萨市 Via Luca Ghini

街道，占地面积约3公顷，收藏包含地中海特有植物、非洲及美洲沙漠多肉植物等五大洲植物资源)。

1545年7月创建的帕多瓦植物园、1545年12月创建的佛罗伦萨植物园，则与比萨植物园共同构成文艺复兴时期植物学革新的核心载体。

学术植物园核心理念源于美第奇家族推动的“罗马-比萨学术传统”(编者注：美第奇家族是15世纪至18世纪中期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名门望族)。可以说，是美第奇家族系统性推

动了早期学术植物园发展——1513年，教皇利奥十世乔瓦尼·德·美第奇在罗马设立首个药用植物教席，标志着植物学从医学附庸向独立学科转型；1543年，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在比萨重建大学，聘请卢卡·吉尼创建“教席+植物园”创新模式，建立世界首个学术植物园；1545年，佛罗伦萨分支植物园与威尼斯效仿建立的帕多瓦植物园共同构成了该创新模式的传播网络。

学术植物园建立的核心标准是科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结合的实体机构成

型，需满足“有规划场地+核心功能启动+可追溯证据”三重条件，而非单一的文件批复或挂牌仪式。证实何为“最早”，需要档案、实物、传承等证据链。

阿尔思托通过对三家植物园作为学术植物园建园前后相关证据进行逐一梳理，得以验证：比萨植物园是最早的学术植物园。比萨植物园首创“科学研究+教学实践”模式，反映了文艺复兴科学机构的多元起源；帕多瓦植物园以制度完善与位置恒定成为早期规划“活标本”，提供了可借鉴的管理范式；佛罗伦

萨植物园的分支属性则证明“教席+植物园”模式已形成可复制的学术体系，为现代植物学教育奠定基础。

这些早期植物园既是植物分类学研究基地，又是近代科学革命的重要载体，为现代植物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三大植物园的精确年代考证不仅厘清了争议，更揭示了现代植物学的制度起源，揭示了文艺复兴科学创新的多元路径。

(转载自《中国科学报》，有删节，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